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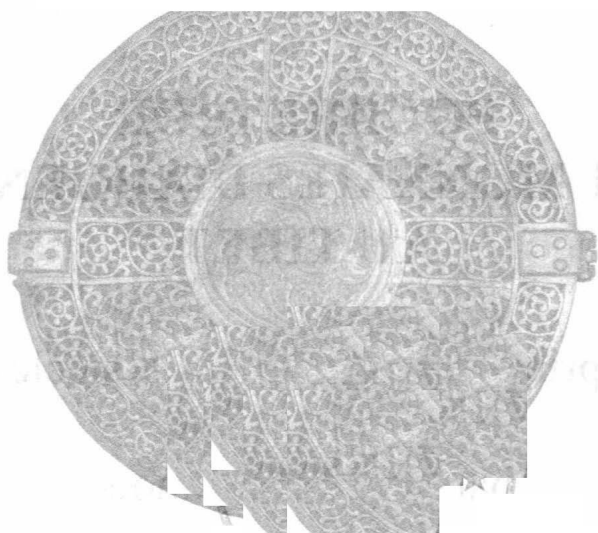
西藏的黄金 和银币

[法]布尔努瓦 著
耿 昇 译

中国藏学出版社

历史、传说与演变

POUDRE D'OR ET MONNAIES
D'ARGENT AU TIBET



西藏的黄金 和银币

历史、传说与演变

[法] 布尔努瓦 著
耿 昇 译
中国藏学出版社

POUDRE D'OR ET MONNAIES
D'ARGENT AU TIBET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藏的黄金和银币：历史、传说与演变/（法）布尔努瓦（Boulnois, L.）著；耿昇译. —2 版.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5. 8

ISBN 978 - 7 - 80253 - 475 - 9

I. ①西… II. ①布…②耿… III. ①贵金属 - 货币史 - 西藏②中外关系史料 - 西藏 IV. ①F822. 9②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3035 号

西藏的黄金和银币

——历史、传说与演变

作 者 （法）布尔努瓦（Boulnois, L.）

译 者 耿 昇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徐华兰

封面设计 翟跃飞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 × 965 毫米 1/16

印 数 5000 册

印 张 21.5

字 数 289 千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3 - 475 - 9/F · 41

定 价 48.00 元

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E-mail: dfhw64892902@126.com 电话: 010 - 648929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译者的话

在中国藏学出版社的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下，法国著名汉学家布尔努瓦（Lucette Boulnois，1931—2010）夫人的藏学名著《西藏的黄金和银币》（原书名为《西藏的砂金与银币》）一书的汉译本，终于与中国读者见面了。

本书是一部有关亚洲，特别是西藏贵金属的专著。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它都是在该学科中一部很稀有的著作。此书以对西文、俄文和汉文文献的研究为基础，全面地研究了西藏的金银、西藏以金银为中心而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史、沙皇掠夺西域和西藏之黄金的来龙去脉。资料丰富、观点新颖、论述清楚、结论公正。

本书第一部分阐述了有关西藏生产黄金的资料与传说（包括希罗多德有关蚂蚁找金的著名段落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争论），同时还涉及了直到当代的某些具体问题。作者考证了西藏古今金矿的矿址、黄金的开采和流通问题、金与银的兑率、与世界价格的比较、政治牵涉、黄金的用途、有关金属和矿藏的信仰、寺院聚财、财宝的分散与旅行等一系列问题。

作者于其书的第二部分论述了尼泊尔国王于1792年之前在为西藏铸币方面的垄断权、尼泊尔以西藏提供的纹银而为西藏制造银币的条约、这项条约在18世纪的影响、其贸易和政治背景、钱币的外形、银币中掺假而造成的影响、廓尔喀人的侵略、1793年后取缔尼泊尔的特权以及清政府在西藏的货币政策等，最后是

有关制造这些银币的金属之来源问题。

第三部分是有关“叶尔羌的黄金，彼得大帝掠夺西域的黄金”，主要论述沙皇彼得大帝抢夺叶尔羌以及西域黄金的问题。沙皇彼得大帝由于在俄罗斯土地上找不到金矿，也无法通过贸易而有利可图地获得黄金，便于1696—1725年间试图夺取西域几个汗国的黄金产品，特别是中国新疆叶尔羌的金矿。他认为从俄国基地出发，逆几条江河而上便可以到达叶尔羌。他试图说服该地区的可汗们置身于俄罗斯的“保护”之下，并允许他夺取贵金属矿。沙皇向基辅派遣了贝科维奇，向布哈拉派遣了贝内维奇，向叶尔羌派遣了布赫霍尔兹、李哈列夫和翁科夫斯基，向准噶尔汗遣使，甚至还想夺取西藏的金矿。由于地理概念的错误和对其亚洲邻邦力量的错误评估，沙皇处处遭到失败，造成人员和财力的重大损失，彼得大帝至死也未达到目的。但西域的多数金矿，后来还是落到了俄罗斯人的手中。

中国开采金银矿和铸造金银币，有悠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和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其货币史极其丰富多彩。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从来也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西藏金银矿的开采与货币制度，始终都未曾脱离过中国矿业史和货币史的大范畴，与祖国内地休戚相关。但是，西藏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与内地山川阻隔，在历史上又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故它在贵金属与货币方面，又与尼泊尔和印度有过联系。所以，西藏货币史既有中国货币史上的共性，又有一定的地方民族特性。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造成了对西藏贵金属和货币史与外国关系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只有零星论文，尚无既具科学性又具准确性和系统性的论著。布尔努瓦夫人的这部书，确确实实填补了这项空白。

法国汉学家布尔努瓦夫人于1931年6月11日生于法国科西嘉岛的普瓦希（Poissy）。她先毕业于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俄语系和汉语系；其后又于1972年通过了巴黎大学文学系远东研究的博士论文，其论文为《1950年以来中国与尼泊尔之间的

贸易及其社会—经济关系》。布尔努瓦夫人开始工作时，曾于多年间从事法文—俄文翻译，然后便从事专业图书馆员的工作，于1960—1963年间在高等研究实验学院近代中国资料中心工作。从1963年起，她进入法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高综合科研机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工作，先后任该中心第299研究组（喜马拉雅环境、社会和文化研究组）研究员和喜马拉雅研究中心负责人。

布尔努瓦夫人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与西域和南亚国家的关系史，特别是中国西藏与尼泊尔的关系史。她的研究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起来，论著文笔生动具有可读性。1963年，布尔努瓦夫人出版了一部名著《丝绸之路》，书中使用了丰富的波斯—阿拉伯、希腊—罗马、汉文—藏文及印度的有关资料。此书出版后轰动一时，先后刊行11个版本：3个法文版本（1963年、1986年和1992年）、德文本（1964年）、西班牙文本（1964年）、2个英文版本（1964年和1966年）、波兰文本（1966年）、匈牙利文本（1972年）、日文本（1966年）和中文本（1983年）。

此外，布尔努瓦夫人还编写了大量书目并发表了很多论文。如1972年在《亚细亚学报》上发表的《1722—1734年间的尼泊尔—中国关系》；1976年在《畜牧种类学》上发表了《西藏的牦牛与西方的旅行家和博物学家》。1987年，布尔努瓦夫人访华期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开放的喜马拉雅山口与尼中关系》的讲演，在敦煌研究院召开的“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上作了《沙州、地图和鬼蜮》的讲演。她于1994年访问了西藏。以便研究包括西藏在内的中亚古地图、西方人在这些地方的游记实录等西文文献，从而为藏学研究另辟新径。

布尔努瓦夫人的《西藏的黄金和银币》一书于1983年由法国最具权威的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出版社出版。此书并不是一部专门论述砂金矿与银币本身的书，而是以砂金和银币为线索纵横论述了西藏（特别是18世纪）与中央政府、新疆，以及与尼泊尔

尔、印度，甚至是沙俄的政治、文化与经济关系。它主要是一部人文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的著作。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出版社在本书的广告中就明确指出：“这不是一本专论黄金的著作。”它通过中国西藏与其邻邦的关系，介绍了有关西藏黄金的历史与神话传说、黄金产量、冶金技术与民间信仰、黄金的用途以及寺院聚财的结果、黄金的市价、尼泊尔制造劣质银币和清政府制造优质银币（甚至包括金币和铜币）、沙皇俄国对西域贵金属的觊觎与掠夺、沙俄吞并西域几个汗国的过程以及对中国新疆的侵略等问题。此书学术价值很高、可读性很强，其法文版图文并茂，实为本学科中一部难得的代表作。

布尔努瓦夫人是笔者的老朋友。她的名著《丝绸之路》就是由笔者译成中文，于1983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笔者还译过她的多篇论文并在中国学术杂志上多次介绍过她的学术成果。笔者每次赴巴黎进行学术访问，都会到她在默东的寓所拜访。近20年来，我们飞鸿往来，互赠书刊，进行了多方面的学术交流。通过接触，笔者深感她是一名博学而又严谨的学者，对于中国文化与人民怀有真挚的友好感情。

笔者收到布尔努瓦夫人惠赠的此书之后，很快便连读几遍并且撰文向中国读者介绍，而且也曾摘译过一段发表。后来学术界的许多师友同仁，一再鼓励本人将全书翻译出版。无奈杂事缠身，无暇顾及。1994年，笔者访问巴黎时，便与法国国立科研中心办妥了本书翻译出版的版权协议。但一则由于笔者莫名地忙碌，二则由于一时未找到一家合适的出版社，使本书的汉译本直到今天才得以面世。

当然，译文中欠妥与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耿 昇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

1997年12月1日

2015年1月15日修订

汉译本序

本著是于1976—1981年间用法文撰写成书的，于1983年由国立科研中心出版社出版。大家当然会理解，作者希望补充某些资料，并指出近11—12年间发生的某些变化。这些新资料将在需要的情况下逐渐补充阐述。

对于作者来说，看到自己的著作能被译成中文出版，实为一大快事。这样一来，我长年阅读写作、翻译文献和研究地图的工作，便获得了最广泛的回报——中国读者的评论。对于这些中国读者大众（当然，他们在中文史料和中国史方面，要比我知道得多得多）来说，我希望本书能特别为他们提供整整一大批在西方和印度获得的资料，它们可能不太为中国读者所熟悉。

我应该就此问题而提醒读者注意，本人对于西藏的黄金及其古银币的调查，并非是在西藏进行的，我们在欧洲无法得到有关经济史的藏文资料。对于西方来说，西藏在1800—1980年间是一片森严壁垒的堡塞。直到1980年之前，外国的藏学家们都很少撰写有关西藏经济史的著作。本著并非一部藏学家的著作。非常奇特的是，我于此研究的是一种外国人的观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外国人观点的一种集合，这些外国资料往往都是由曾在西藏居住并懂得其语言的人搜集的，如17世纪和18世纪的某些传教士或商客。

因此，这是外国史料的一种集合。作者或直接地，或间接地

通过译文（法文、英文、俄文、中文、拉丁文和少量的尼泊尔文资料），根据不同时代，而得以利用了希腊文和拉丁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尼泊尔文、印度文、英文、法文、中文、俄文、葡萄牙文、意大利文、亚美尼亚文史料。这些史料的集中及其多样性本身就是一种客观性的保证：这是一种多维视野，从多种角度的审视，可能使人更直接地触及现实。

为了撰写本著而使用的全部文献，基本上都收藏于巴黎的各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图书馆、矿业学院图书馆、国家科研中心的喜马拉雅研究中心图书馆。

因此，本著所缺乏的恰恰是纯藏文史料。巴黎图书馆并不缺乏藏文特藏。第一部被运入法国的藏学著作，是于 1777 年由一名自俄罗斯返回的法国医生献给国立图书馆的。从 1835 年起，巴黎亚细亚学会就拥有一套完整的纳塘版《甘珠尔》。19 世纪，一批重要收藏被馈赠或出售给法国国家图书馆。该馆从未停止过获得新资料，特别是自 1965 年以来更是如此。但从专家们的观点来看，却没有能在这些文献中找到经济和金属资料，这些文献绝大部分都是宗教性的，或者是很古老的和颇难阅读的，如伯希和（Paul Pelliot）特藏中的某些敦煌藏文写本。当然，还必须使藏学家们对此感兴趣，而实际情况却绝非如此。

因此，我希望一名西藏史学家来填补这项空缺，希望他能以一种在国际范围内比藏语流传更广泛的语言来发表其著作，以使西藏之外大批的读者能够利用这些作品。

自从藏学研究诞生以来，它就几乎是排他性地集中到宗教、哲学和政治史方面了。西藏的文明确实未曾促使科学、技术和物质生活的诸方面取得过特别大的发展。但对于金属及其经济的研究却并不像某些人相信的那样，仅仅属于物质领域。人类对于贵重金属和普通金属的态度，在西藏就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包括了地质学、技术、宗教信仰、社会制度、艺术、贸易、政治史。换言之，它覆盖了文明的诸多方面。我对于世人未曾更多地关心西藏的金属史颇感意外。三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重复说，该地区拥有两种财源，即其畜群和矿藏。其金矿资源为可以上溯到周考王皇帝时代的传说提供了内容。

因此，本著作只不过是有关这些问题的综合资料的一部文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仅是一部宏观著作的序篇，以我那微不足道的资料和浅薄的学识写成。一部综合著作应由一个懂多种语言和多学科知识的研究者来从事，我再重复一次，其中当然应该包括西藏的研究人员和从事实地考察者。

汇编与西藏黄金有关的资料之思想，出自我在 18 世纪、17 世纪和 16 世纪的文献中不断会遇到这一内容的事实；其次，随着我对于自古以来所有时代的这一问题的研究，我更迫不及待地想弄明白这一切：在这些荒诞的流言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真实要素呢？黄金的幻影欺骗了多少人啊！在寻求黄金时，人们冒着很多危险，并试图征服全球……直到 18 世纪时，情况依然如故。这同一种幻影——必须寻找发展其经济所必需的黄金，导致沙皇彼得大帝（Le Tsar Pierre Le Grand）在其毁灭性的冒险中，一直推进到中国西藏的边境。只是由于其早逝才阻止了俄罗斯大军因在西藏高原陷得太深而全军覆没。对于这一点，我在《叶尔羌的黄金》一章中做了研究，此文同样也写于 1976—1981 年间，原准备作为本书的一章，但最终却于 1985 年发表在《人类学》杂志上，现又收入《西藏的黄金和银币》一书的中文版本中。

但西藏的黄金确实是真实存在的，至少是在整个旧大陆的范围来看，其产量绝非是微不足道的。

本书的第二编是有关从 17 世纪（也可能是从 16 世纪）到 1793 年间，在西藏流通使用的银币之历史过程。银币并非在西藏制造，而是由尼泊尔王为西藏特制的，开始时是尼瓦尔（Newar）族的王，其后是廓尔喀（Gorka）部的王。这种情况在铸币史中非常奇特，它说明了西藏—尼泊尔之间政治和宗教关系史中的那些含糊不清的特征。在该领域中的情况也一样，并不仅仅是指物质史，铸币的社会和宗教表现形态在这些文明中也占据着一席重要的地位。此外，古钱币学由于它带有的徽识而形成了一种珍贵的历史资料，钱币属于特别持久和绝大部分都被作了断代的物品。

语言的多样化使一半世界失去了了解另一半世界所作所为的

可能性，今天的人也无法了解古代人的工作。不过非常幸运，有些翻译家使民族和时代之间的差距缩小了，将多种观点汇集起来并进行比较。我们应该感谢他们的学识与毅力，翻译往往是一项艰巨的、吃力不讨好的和令人扫兴的工作。笔者于此特别感谢多年的挚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耿昇先生，他一直在科研和将法文著作译成中文中不知疲倦地工作。

布尔努瓦 (Lucette Boulnois)

1994 年 10 月 20 日

法国默东

导 言

本论著的目的在于填补贵金属史上的一项明显的空白，即内陆亚洲，特别是西藏、尼泊尔和西域金银的历史。

贵金属，首先是黄金，无可争辩地会使西方人非常感兴趣。它们曾在西方人的经济、政治、社会史及其可以想象出的一切事物中，扮演过一种重要角色。所以，在西方写出了许多有关这些金属的著作。但现有的丰富文献主要涉及了西方世界本身，其中论述了希腊—罗马、《圣经》、美洲、非洲和欧洲在有关贵金属的所有领域中的古老历史：货币的金本位、钱币学、冶金术、化学、医学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史、矿脉勘定、采矿技术、检测、控制和冲轧、地下矿藏的立法、艺术品、产量和出口量的统计，最后是炼丹术……相反，如果人们希望了解亚洲，特别是内陆亚洲地区的同一类内容的情况，而又只会阅读西文著作，那就不会有丰硕的收获。

我们可以通过几个例证来对此作出判断。

如果我们从自 1982 年以来编制成并包括了主要著作的巴黎国立图书馆的卡片中，检出一批以“内容”分类的书目卡，那么我们就会在“黄金”和“白银”两个词条下发现以下数据：有关“黄金”的著作 667 部，其中只有 12 部（占 1.79%）是有关亚洲的；有关“白银”的著作 304 部，其中仅有 6 部（占

1.97%) 是有关亚洲的。在有关黄金的 665 部和有关白银的 298 部并非特别论述亚洲的著作中,有许多是综合作品(如有关全世界黄金问题的著作)。在这批著作中,“亚洲”部分往往仅被压缩到几页文字。

如果我们现在取巴黎矿业学院图书馆的图书目录卡(其中包括专著和文章的抽印本)为例,那么我们便会发现:在有关黄金的 988 部标题中,只有 17 部(占 1.72%)是有关亚洲的;在有关白银的 259 部标题中,只有 3 部(即占 1.15%)是有关亚洲的。这些目录卡包括了许多专业著作,正如大家本来就期待于其中的那样,也包括综合性著作。这两部分均以几乎是排他性地以西方史料为基础的著作。

其他的图书馆目录以及著作中的参考书目、文章或博士论文目录,也都为我们提供了某些几乎是相同的比例关系。

此外,我还需要补充说明,现存的有关亚洲的几部著作,大部分也只是涉及了人们可以通过港口而进入的国家,如中国中原、朝鲜和印度,很少能涉及笔者于本书中所研究的领域——内陆亚洲。

如果我们转向了西文的东方学书目,那么我们立即就会发现,金银史著作所占的份额也很小。我特别研究了(正如许多部博士论文所证明的那样)这些金属在西方国家与我们可以从海港而到达的亚洲国家之间的流通关系。对于缺乏出海口的国家,文献则甚为贫乏。

上文列举的所有书目资料也包括比例很小的俄文书目,西方很少有人能阅读俄文著作。现存有关俄属亚洲部分的一大批俄文文献,我在有关彼得大帝的黄金政策和 18 世纪的卡尔梅克(Kalmouk,喀尔穆克)汗国问题上,曾利用过。其中只含有很少有关西藏和尼泊尔贵金属的书目。

我于此汇辑的有关内陆亚洲贵金属的大部分资料,事实上均出自于某些著作中的章节、文章的片断,甚至是某些段落和零散的句子……在决定动笔撰写本论著之前,我曾从事过长期的书目

探讨工作。我所提供的资料均来源于英文、法文、俄文、中文和拉丁文出版物。

本论著共包括3章：

——西藏的黄金。

——17—18世纪的西藏银币。

——叶尔羌的黄金，彼得大帝掠夺西域的黄金。

有关西藏黄金的第1章论述了直到当代的所有历史时期，多方位和多视角地涉及了西藏所产黄金的诸多问题：有关黄金的历史和传说、采矿、流通、用途、信仰、政治和价格等。

第2章涉及了货币史中的一个奇特情节：尼泊尔用西藏人自己提供的白银而为西藏人轧制银币，而且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两个世纪更多一些的时间。该章重点研究了18世纪。政治纠纷使尼泊尔和西藏，甚至使中国中央政府都很重视。此外，古钱币学和贸易的诸多方面、金属的原产地以及与轧制银币有关的信仰，这一切同时吸引了金属史学家和研究尼泊尔和中国西藏、中国中原文明的历史学家。

这些内容以一种令人瞩目的顽强性而自动地在18世纪的文献中反映出来。在第一个阶段，我仅仅使数据得以自动积累；由于自己对已提出的解释亚洲社会的任何尝试都不相信，所以我不想从一种理论出发，因为这样的理论不可避免地会属于西方观念的范畴。

当然，这种缺乏选择的现象同样也已经是一种筛选了。例如，我们所面对的是有关西藏的非藏文资料，其原因就不必说了。因此，只有一种他方的目光才使我们得以研究西藏的事实。我们于此根本没有必要仅以英国人、俄国人、中国政府的军人、意大利传教士或尼泊尔诗人观察问题的方式来勾勒该地区的轮廓，因为那将不是一种从内部进行的研究。但是，一方面是这些外部民族观察问题的方式之差异性本身就提供了某种客观性：每个人都指出了使他感到惊讶的地方，而且使所有人都感到吃惊的，并非始终都是同一码事。德希德里（Desideri）神父指出，

西藏人从不掘矿道，安德拉德（Andrade）神父却发现西藏人将金砖堆在一座宗教建筑物的地基下，一名中国天朝官吏却可能会对派遣军的粮食、草料、燃料、可能的行军路线更感兴趣并记录下马匹的价格，另一位同样的官吏却可能会关心粮食和其他粮食作物，英国人在思忖是否能企望向盛产羊毛的西藏人出售英国的羊毛织物“绒面呢”，俄罗斯梦寐以求的则是干脆夺取金矿。中国中原的平民百姓对西藏却所知不多。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观点和目光。西藏人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呢？我只能通过有关的中间人和媒介来了解这种观点。我个人对此丝毫无能为力。我不是西藏人，也可以说西藏并不对外国人开放。如果有一名藏族人欣然下笔并论述他有关西藏黄金的观点和学识，那实际上是再好不过了。在等待期间，我只使用现存的和用自己能看懂的语言写成的文献，这就是史学家的意图。由于这种方法很不完美而拒绝使用它，就会导致丝毫不能研究任何问题并否认整部历史的结果。

因此，由于汇辑了这些文献，经过对它们的编排并译成法文之后，我又开始对它们进行比较，并试图从中得出某些主要看法来，就如同它们是自动出现并始终都是缺乏起点的理论一样。

从文献中得出的第一类观念属于具体的范畴：资料涉及矿址、开采量、开采技术、冶炼方法、贵金属的用途、贸易交流、价格（金与银的比价）、黄金积蓄以及突如其来的积蓄空虚（大金库被抢劫）、钱币、与这些金属和钱币有关的条约及战争。出自其中的第二类概念涉及宗教信仰和社会理论。在这两种思路中，下一个阶段就在于将这些问题（及其答案）与由西方世界经常论述的问题进行比较。迄今为止，在我于此正力求更好地了解亚洲国家中，这后一些问题却很少有人论及。

例如，在18世纪上半叶的西方，以白银的“克”表示的黄金价值，比在中国中原、西藏和西域要更高一些。这种情况对于后期的西藏在很长时间内始终是真实无误的。我们将会看到，在主要是18世纪的世界贸易交流活动中，每克黄金与每克白银之间比价的数值。

贸易中的价值比例，出于大家于此应原谅我的一种文字游戏或一种联想作用，它也是想象中的一种比价：黄金和白银在东方人的思想中（无论如何也是在已发表的文献中的情况是这样的）各自具有的地位，在西方人中就明显不同。白银要比黄金以更大的数量、经过更多人的手而流通量更大。直到一个新近的时期，世界上的大部分流通货仍为银币。相反，金币则很少易手，也很少见天日，许多穷人于其一生也始终只能看到金子的色泽！然而，西方有关黄金的出版物要比白银的著述多得多（见上文提到的有关贵金属的参考书目：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有关黄金的 667 部和有关白银的 304 部著作；矿业学院图书馆有关黄金的 988 部和有关白银的 259 部著作等）。

黄金确实在西方人的一整套观念中占据着一种令人惊讶不已的地位。黄金在铸币、艺术、炼丹术、通灵术中的作用，是其他任何金属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小说、诗歌、绘画中都为它保留了一席之地，大家只要联想到代表兑换商及其金币的绘画就足够了，如格朗台（Grandet）神父和戈卜塞克（Gobseck）司铎等。作为一种金属的白银，则远居黄金之后。即使是当白银意为“银钱”而不是金属银（这种含糊性只存在于法文中），它在最多的情况下也只会使人联想到一块金币。布罗代尔（F. Braudel）为指黄金而使用了“神奇的金属”一词。继他之后，其他许多人又重复使用了这个词。人们从未使用过同类形容词来指白银。炼丹术的所有内涵可能于其中起了作用，黄金在西方人的思想中都具有一种远远超越了物质的意义，它具有某种神圣性，但也具有某种令人讨厌的特征。自维吉尔（Virgile）流传给我们和西方作家曾上千遍重复过的拉丁文词组“对黄金的讨厌渴望”（auri sacra fames）便说明了这种含糊性，因为拉丁文“sacra”也指该诅咒和令人讨厌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指“神圣的”东西……

在尼泊尔、中国西藏和中原的状况却完全不同。黄金在那里仅为一种商品。它并不是被轧制成金币。它今天在那里就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当然是一种物质财富。但它似乎并未激起如同在

西方那样的想象力。例如，汉族作家们只简单地提到过西藏的黄金，而所有的西方作家都一批紧接一批地提供了许多细节，关心其生产的所有方面，搜集有关的传说和信仰，最终维持了该地区那神奇的黄金财富的名声。但无论是对于这一批还是那一批作家来说，这确实是指同一地区和同一种黄金，每个人都只能看到各自的视野导致他能观察到的情况。

某些国家（最多地始终是俄罗斯，法国和英国也经常如此）通过所有的游说和威胁的办法，极力将黄金（往往也包括白银）控制于国门之内并阻止它们外流。相反，其他国家和地区（荷兰、尼泊尔和中国西藏）却允许黄金自由流出境外。尼泊尔控制着其硬通货白银，严禁它外流，而黄金的外流却无关紧要。

在开发矿藏的方式上，同样也存在观点的分歧。在欧洲、欧洲国家于美洲或非洲的殖民地以及俄国，人们都在最大限度地开采金银矿，彻底地勘探，采掘得精光，根据需要而强征苦役劳力。在中国，人们仅有限地开采金银矿。此外，以出口茶叶、丝绸和瓷器的外贸可为中国人赚回相当多的银钱，以至于他们根本不需要开采银矿……中国人非常重视农业，以至于除农业之外的一切均无关宏旨了。如果决定开采贵金属矿，那也必然会有许多控制和保留。在西藏，人们不能深挖土地，也不能打矿井和挖掘坑道。其原因主要是宗教方面的。从理论上讲，人们也不应该采收特大金块，必须将它们交还给大地。总而言之，西藏人主要是仅满足于在地面上搜集砂金（金粉）。在欧洲经常有人解释的有关矿藏的信仰（近期又由米尔歇·艾利亚德作了解释），在亚洲尚未被作过认真的研究。

同样，对于矿业立法、矿工身份、金匠和制币工的身份，人们又知道些什么呢？在印度和尼泊尔，金匠均属于卑微的社会等级；在西藏，铁匠已被入另册。直到18世纪末叶，可能是出于宗教的原因，西藏人拒绝亲自制造他们的银币。这些银币均来自尼泊尔。对于这种拒绝行为的原因，我确实一无所知。

迄今为止，对于与我们有关的亚洲地区，人们尚未研究贵金